

青灯琐记

中

黄苗子◎著

黄苗子，生于1913年，广东省中山市人，曾用名黄祖耀。

是我国当代老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著名书法家。

20世纪80年代后，黄苗子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全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委员、全国美术家协会委员等。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读本

黄苗子题



青年读本

青灯琐记

黄苗子 著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山高水长

——叶浅予三题

一、打开回忆之窗

回想二十来岁的往事，总不免有点吃酸梅的味道——甜里带酸，酸里带甜。

1931年初，我正在香港念英文，由于受到“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的激发，也就顾不得我爸爸大发雷霆和哥哥焦急万状，我利用那年春节放假，偷偷地离开家里溜到上海。从此，我就逐渐和上海的漫画家们厮混起来。这批人“阴魂不散”，到老还是像小猫那样偎倚在一窝之中。张光宇是1965年病逝的。老弟张正宇——自称要活到一百岁，终于也在1976年以七十三岁的芳龄和我们告别了。浅予、少飞、乐平、胡考、陆志痒、特伟、丁聪、华君武、张仃……这些当年的薛丁山、杨宗保，现在也都是挂起白胡子唱老生的角色了。

算起来我们大约都有将近五十年的交往，像蚂蚁那样，我们也都大同小异地沿着一根线在走着我们的人生历程，

只是有的“蚁们”爱在半路上拐几个弯，有的凭着它那敏锐的触须，较快地走到前列去。而叶浅予（1907—1995），则一向被认为是我们的“老大哥”的。抗战时期在重庆，50年代初在北京，特伟眯着一丝小眼，俏皮地提起“龙头”，我就知道他说的是浅予。

这位老大哥名不虚传。我还记得20年代末，那时浅予和鲁少飞、张光宇在上海出版了一份单张画报型的《上海漫画》，这份刊物在香港出售，至少对我是着了迷那样爱读的。四版彩色石印漫画，四版单色图文，叶浅予的长篇连续漫画《王先生》每期都占一版彩色地位。那时我十六七岁，还在中学里念书，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举办了一个香港学生图画成绩展览会，我画了一幅模仿比亚兹莱的黑白画《魔》（别提画得多么蠢劣了，现在想起来身上还起鸡皮疙瘩），记得我的忘年交黄般若（不幸在我写此文时，这位天资横溢的香港老画家，已经入土多年，再也见不到他了）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就鼓着勇气把它寄给《上海漫画》。不久，我意外地接到一封上海来信，打开一看是叶浅予亲笔写的，告诉我画已发表，还鼓励了我一番。请想想，一个远地的中学生居然接到一位大画家（在我看来，叶浅予当时是顶大顶大的画家了，他能画出同美国《大力水手》、《菲力猫》那样的连载漫画，这多么了不起呀！）的鼓励信，你能说出他的心情是如何激动吗？

淞沪抗日战争似乎是草草了事的，我于是待在上海。

叶浅予

1934年以后，我和浅予便常在一起，后来我同陆志痒还跟着他到过南京，过了半年所谓的“波希米亚”（Bohemia）生活。浅予那时就已经养成一个习惯，速写本子不离身，路上、屋里、咖啡店、公园、饭馆、夫子庙、中山陵……只要有两手空着的时候，他都掏出白纸本和5B铅笔，留下他生活的痕迹。这个习惯坚持了四五十年，1966年前，他的速写本堆得像小丘那么高了。然后到1976年以前，这十年间，他被四个人那一帮“冷藏”起来，没有去填速写本上那些空白。后来，他“冬眠”过后，又迅速地拿起铅笔和本子了。

1936年春，我从南京回到上海，当了个小官，他还在南京画他的《小陈留京外史》、《王先生新集》。1936年第一次全国漫画展览会在上海大新公司展出，他到上海来，并且带着这个展览和一批漫画家到苏州去展出。记得我们还到过网师园去吃了张大千先生一顿丰富午餐，看过张善子在花园假山洞中养的一只小虎，我们才回到上海去。

《王先生》，是叶浅予1927年到1937年这个长时期的创作，像人们爱说的那句话，这已经是“古时候的事”了。但是，六十岁以上的读者都还记得，《王先生》在当时上海、南京的报刊上发表，曾经轰动一时，还拍过电影，演过滑稽戏。这位子虚乌有的“王先生”成为当时妇孺皆知的社会名流。漫画以王先生及其朋友小陈这两个市民阶层的人物为主角，通过这两个小人物及其家属的一举一动，



山高水长

暴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面貌。正因为作者从实际生活中吸取题材而加以夸张或漫画化，因此使得多数市民阶层的读者对它感到亲切。通过王先生和小陈，使得有些自以为“庄严伟大”的人物突然瞧见自己只是一个滑稽丑角。有些生活在“自己的真理”中悠然自得的人物，突然发现这个“真理”原来只是一块遮不住屁股的破布。《王先生》虽然刻画了几个小人物的滑稽可怜之状，但是大家都知道，使人变为鬼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本愿，而是别有原因。正因为如此，这一长篇连续漫画能够持续十年之久，始终叫读者津津有味地看下去。

“八一三”的炮火跟着摧毁了租界时期上海的旧秩序，“王先生”这个和上海畸形社会分不开的人物，失去了生存依据，也就只能和广大读者告别。从此，叶浅予也就永远和他的“王先生”告别了。在重庆，有一次我们的漫画伙伴谈起《王先生》，有人幽默地发表意见，说将来回到上海，就由叶浅予在外滩公园给王先生立一块墓碑，说明此人是被日寇炮火埋葬在上海，与他的朋友小陈等，全都同归于尽的。

叶浅予自己大约从来没有想过给在抗战中“殉难”的王先生立碑的事，但是“王先生”的时代确实从此宣告结束。虽然它作为历史，作为当时社会的影子，还是长留在人们心目之中。将来一定有有心人，出版一本《王先生漫画集》，这将会像唐、宋诗人的《金陵怀古》、《赤壁史》之



类的作品，永供后人咏叹的。

“八一三”事变，我那时在广州。知道叶浅予组织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漫画宣传队，同胡考、张仃、张乐平、陆志痒等沿着长江各个码头进行抗日宣传，最后到了武汉。这个漫画宣传队后来属于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其后乐平带了一部分人到上饶，特伟和黄茅等则到了重庆，浅予到香港负责主编《今日中国》这本宣传抗战的画报，直到1941年冬香港沦陷。

浅予是一个外表豪放而内心谨严的人。1934年夏天，我跟着他到过浙江桐庐县城他的老家，叶老伯伯（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老人家那雪白的长胡子和满头白发，这是我生平见过最漂亮的老头之一。浅予虽然很像他父亲，可是他的头发和胡子却还没那么白得可爱）的房子是相当大的，记得要经过一个堆满箩筐磨砬和锄锹的大厅进入天井，才到起居室和饭厅，但是已经相当破旧了。正是由于并不富裕的家境，浅予没有受到高深的教育，他从未进过美术学校，虽然对于中学时代发现他的绘画天才的楼老师，他是经常想念起的，可是他后来却跑到福建一所大学当了半年旁听生，读了一阵子书。后来浅予跑到上海，在当时以“自由布”出名的三友实业社站柜台当过售货员，兼画广告画。记得张光宇说过，他们开始结为朋友，是浅予向光宇、正宇合办的《三日画报》投稿这一段因缘，那时浅予还是一个见了陌生人就带着羞涩表情的小伙子。此后，他和鲁

少飞、黄文农、张光宇，还有我们那位被上海小报界称为“小无锡”的张正宇，就志同道合地办起《上海漫画》，以后他们又加入时代图书公司，由浅予主编《时代》画报半月刊。《时代》当时是以内容丰富、编排美观著称的，这份画报曾经畅销一时。日寇压境，战争前夕的不景气，使得全国经济萧条，出版事业也不例外。浅予终于离开了时代图书公司。

抗日战争，真像一场狂风暴雨，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阀冲下大海，把繁华都市里的男女老少冲进穷乡僻壤，让他们见见世面。它的延续，是那些军阀官僚、洋奴买办、鸦片妓女，一时冲出了大陆的战争是坏事，但也是好事。我们这许多人都受过抗日战争的教育，是战争让我们睁大眼睛，认识人生的伟大意义的。这个时期叶浅予画过许多街头展览的大幅布画，配合演剧队的宣传画。他有慷慨激昂的时候，也有苦闷无聊的时候，他到底是个知识分子。

抗战中期，浅予到了重庆。重庆这个地方多雾，人们往往在模糊的道路上走着，谁也看不清谁的面目。可是老伙伴们在一起，还是肝胆相照，除了泡茶馆、躲防空洞之外，还凭着信任和热情，共同去进行大家认为该做的事。当时的战时首都连制版都很困难，漫画这门艺术在报刊上得不到用武之地，可偏偏有人不甘寂寞，用展览的方式把漫画作品向观众介绍。1940年，叶浅予在重庆展出了《战时重庆》组画。1942年，他从香港逃难到重庆，又展出了



《香港的受难》组画。作为艺术家的叶浅予，他按照历史的节拍来安排他的创作生命，他如实地反映这个遭难的国家日常的不平凡生活，屠杀、反抗、轰炸、逃难……大多数的民族庄严与一小撮的荒淫无耻。

在这一时期，浅予是把漫画和速写结合起来的，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他的速写画页的加工，只是稍微把它夸张一下就够了。在技法上，浅予也出现了一个飞跃，这一时期，叶浅予开始吸收传统的中国画技法。在成都住张大千家，受到大千作中国画的启发，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国画创作。叶浅予说：“我之从漫画转向国画，也是在张大千作品的引导之下成熟起来的。”开始吸收传统的中国画技法。他同戴爱莲结合，到过印度，又到西藏旅行，在大后方的少数民族地区采风问俗。他开始创作以舞蹈为题材的画，这些画多数是用国画技法表现的。到了1947年，叶浅予从美国回来，应徐悲鸿先生之邀担任北平艺专的速写和中国画教师——由漫画到中国画，浅予的风格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转变的。1982年时，叶浅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但他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主任，这老头只要健康状况容许，总是全心全意地指导工作和亲自讲课。

数十年前，叶浅予曾是一位画家、画报编辑，并且创作过大量的漫画作品这一点，恐怕除了几个老头，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抗战期间在重庆，浅予和张光宇、廖冰兄等住在北温

泉一带。他们都没有什么长期固定的工作，他们自然属于天生不会发国难财的一种人，吃了上一顿没了下一顿，生活有时相当艰苦。胜利以后，浅予曾应邀到美国去旅行，1948年在北平《新民报》发表了一组连载漫画《天堂记》，对美国生活方式稍稍加以讽刺，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一组连载漫画了。

1948年冬，张光宇、丁聪、特伟这几位无可奈何地被“放”到香港的流浪汉，办了一本《漫画时代》。远在北平的叶浅予还用笔名画了一幅漫画，遥远地寄到香港发表，画的内容是即将黎明的时刻，北平学生从《水浒传》中受启发，卷着铺盖准备“上梁山”的。我那时候在南京，他来信说：“我们家已经腌好了腊肉，准备在这里迎接新年了。”

50年代以后的叶浅予，除了进行国画创作外，还发表过大量的速写，其中由于出版物的需要，以舞蹈和旅行速写为多。但是我说过，速写本是浅予朝夕不离的伴侣，他到哪里就画到哪里。“万板楼主”王青芳，这位在过去社会潦倒了大半生的版画家，刚刚得到安定不久就死去了，浅予给他留下了张画像。老舍先生请他到家里做客，浅予也忙个不停地给他画几张生活速写。浅予说：速写本就是画家的笔记本，他为画家准备了创作素材；其次，它本身又是一种绘画艺术，它的任务是捉住描写对象的一刹那，它必须练出心灵手快的本领；第三，速写是线条的艺术，对

叶浅予速写

于线条技巧的锻炼，画速写是最好的方法之一。浅予后期的速写，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1960年画的毛笔速写《文成公主》中的松赞堪布，用笔的扼要简练、笔触的矫健活泼、掌握造型的深度，都使人叹服。浅予的中国画大都以舞蹈为题材，而这些舞蹈则多数是根据速写的再加工，可以说，他的中国画创作是植根于速写的。三十年来，叶浅予的国画教学，也提倡一面钻研国画传统技法，一面从生活速写下功夫。

作为版画（Graphic）艺术家的叶浅予，他还从事插图的创作。1957年，他为茅盾的《子夜》画过插图，1978年，《子夜》再版的时候，他又补绘了几幅。由于作者经历过《子夜》的时代，接触过那时的各种人物，因此，他对于书中故事情节领会深刻；加上他非凡的线条功夫和表现能力，《子夜》的插图，在中国插图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叶浅予的家乡富春江一带非常美丽，桐庐就在它的上游，再过去二十里就是严子陵的钓台了。那年我同浅予、陆志痒从桐庐坐小船到过那个地方，水天如梦，确实迷人。但是不知是否受了郁达夫《钓台的春昼》那篇名作的影响，总觉得这些地方不免有点颓废荒凉。印象至今未忘的只是小渔船钓上来的鲜鱼放在锅里，旁边伴着面条，就在锅中边煮边吃，其味之美，远胜我所尝过的山珍海味。至今已过了四十多年，还深深印在记忆之中。前年我到杭州，浅



山高水长



予正住在钓台附近七里泷水电站新建的招待所，创作他的《富春山居新图》。我本还想再到那边去看看，凑巧由于别的原因没有去成，但从郁风后来带回来的速写本中，看出由于水利的开发，这山光水色之乡已披上了新装，一扫过去那种荒寂之感了。尽管在向前发展过程中总是走“之”字路，但发展是事物的规律。浅予已经走过了五十年的创作历程，60年代中叶以后，他同自己国家的命运一样，经历了些坎坷，但是十年风雨，使他锻炼得更加坚实，艺术创作更加旺盛。去年秋冬，他住过几个月协和医院，但在叶夫人、我们的王人美女士（我们有时叫她“娘娘”）的悉心照顾下，他的健康日见康复。倒霉的日子让它像轻烟那样逝去吧，我们又把眼光瞩目于梦寐中的未来了。

二、青松挺洁

为应国内外报刊的要求，我写过不少关于叶浅予的评介文章，1981年时，《美术之友》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实在感到被动，因为写的太多了。尽管我和浅予在当时结识已经将近五十年，不但在年龄上，并且在做人和艺术成就上，他都是我的老大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这位老人，有不少值得记下来的东西，虽然在艺术见解和艺术教育成就方面，他的许多学生会比我了解得更多。

从30年代初我到上海认识叶浅予以来，我对他印象最

深的是“待人以诚”。不论是对朋友，对学生（他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任国画系主任三十多年），总是胸怀坦荡，知无不言。他是一位艺术家，他不善于像政客那样耍手段、玩花招、弄虚假、小动作这一套。在旧社会里，他上过别人许多当，但他从不给别人当上。近来中国画外销，“公私两利”，有些画家却并不热衷于私利，浅予是其中之一。他不满意好的中国画都“外销”了，他曾建议有些画店设内、外销两个市场，而以内销为主。因为好画都“出国”了，以后研究中国画的人就需到外国去，而且不利于现代画家的艺术交流和改变社会上无偿“求画”、使画家应接不暇的风气。

中央美术学院在十年浩劫中受到林、江一伙的摧残，学校已经不像样子。叶浅予个人这十年的遭遇更不必提，把他存放在铁窗里头度过了七八年。初被释放时，学校给他一份出入证，职务栏填的是“本校杂工”。老头乐呵呵地说：“这回可算获得‘工人阶级’的荣衔了。”但1976年深秋之后，叶浅予一心关怀的不是别的，而是怎么去把美术学院国画系整顿好。记得1977年他病后从医院出来，就全副精神扑到美院的工作中去，当我去探望他的时候，感觉到他的心情，完全可以用唐刘禹锡那首著名的七绝来表达：

马思边草拳毛动，

雕盼青云睡眼开；

天地肃清堪四望，
为君扶病上高台。

可惜我们亲切的老朋友，当代著名的书法家张正宇已经逝世了，不然真想请他写成条幅送给浅予。

那时我知道这位年逾七十的老头，还经常上美院去亲自领导系里的工作。他亲自指导国画系的研究生，十分关心这第二代的成长。后来，报上发表了叶浅予把学院发还给他的三万元，捐赠给国画系作为奖学金这件事。我觉得这正好说明叶浅予的为人风格。

三十多年来，叶浅予的弟子遍天下，他们都津津乐道老师那“诲人不倦”的态度。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也是大家熟知的，然而他的学生在背后议论，都感到叶先生可亲可敬。叶浅予平日主张既要继承传统技法，更需从传统中突破，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和个人特点的中国画。他鼓励青年画家多作速写和写生，更鼓励青年画家从传统画论——例如“以形写神”、“不似之似”、“迁想妙得”、“以大观小”等理论观点中，去探讨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叶浅予本人是一个刻苦好学的艺术家，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79年夏天动了结肠肿瘤手术（这是他1977年心脏病之后的又一次重病）后，到1981年春以来，住院三次，他利用住院的机会来读书写笔记。他书读得很多，古代画论、美术史、新出版的美学理论以及当前许多美术杂志，

他都充分利用时间阅读。像这样一位年已七十四岁并且名满中外的画家，为什么还孜孜不倦地“学到老”，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977年以后，叶浅予始终不断地挥笔作画。起初他每年回到家乡浙江桐庐一次，为的是写一幅以富春江一带为题材的山水长卷《富春山居新图》，这幅作品于1980年完成。他以充满激情的笔调把他从小生长的富春江那春夏秋冬、阴晴雨雪绘于一幅，这种浪漫主义的手法，是他充分利用中国画的特点和长卷的形式的可喜的尝试。元代大画家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是数百年备受推崇的山水杰作，叶浅予故意用“新”字，正好说明黄子久的时代到底过去了，富春江呈现新貌，山水画艺术也自然呈现新貌。那时他还是“心有余悸”，觉得画山水比画人物“保险”些，然而艺术到底是画家接触到的现实通过思维的产物。富春江的阴晴雨雪、春夏秋冬，何曾不是人类生活的阴晴雨雪的反映，画家的心情在冬去春来的反映呢？但后来，在思想的精神鼓舞下，他又从事人物画的创作了。他在1981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师古人之心》中，谈到他自己1978年在中国画创作组展览会上的《舞红绸》与《荷花舞》的创作经过和感情。《舞红绸》是50至60年代叶浅予常画的舞蹈画题材，但是“这次画，因为经过十年浩劫的创伤，有第二次解放的切身感慨，气壮意豪，特别带劲。”他在北海公园对荷花写生，偶然从广播中听到我国艺术团正在纽约上演



《荷花舞》这个节目。《荷花舞》也是时浅予常画的舞蹈题材，但十年浩劫，舞蹈和绘画都同样被践踏得一塌糊涂，谁能料想到《荷花舞》又会在国际艺坛中放出光彩呢？由于思想上产生了这种激情，他这次的作品就和以前的迥然不同：“这个题材”，以前画过多次，都是从舞台形象得到启发，转而想像荷池的幻景。1978年这幅，由荷池联想到舞台，又由舞台回到荷池，构思过程有所不同。不同的感情，触发起不同的构思，叶浅予引用了晋朝顾恺之的话，叫做“迁想妙得”。

既然“迁想妙得”发自艺术家的感情（或者叫激情），那么从叶浅予近年这几幅作品中，不论是描写自己最亲切的富春江山水也好，再次表现50年代初期令人奋发的《舞红绸》也好，从广播中听到《荷花舞》在太平洋彼岸演出而重画《荷花舞》也好，也都是一个生活在此时此地，经历了迂回曲折，而仍然坚信自己国家民族有一个美好希望的艺术家的真挚感情——一句话，对自己祖国的山川文物和社会前景的无可形容的爱！

叶浅予1980年到过一次西安，从半坡原始社会遗址、秦始皇兵马俑、大唐贞观、开元的恢宏文化到“马嵬坡”的故事……都引起他许多浮想。最近，他在甘雨新居画室中打开了四幅大画稿给我看，正是他经过一年的酝酿，消化了古城长安这些象征着祖国悠久历史的印象后创作出来的一组“狂想曲”乐章。

一年多以来，叶浅予除了到中央美术学院主持教务之外，多数住在西郊藻鉴堂。这三面环湖的小山，环境安静，足以避开了喧嚣的长安车马——即不必要的应接往来，对于这位把心交给了艺术并且主动地企图为后来人留下些宝贵经验的老人，这是较适宜的场所。

叶浅予常常表示：人越老就越想多做点什么。我不知道年轻朋友是否能体会他这句话，但我自己却经常了解他这种心情。他现在很健康，我们都由衷地祝他长寿。

30年代，叶浅予是著名的漫画家和速写画家，40年代他开始从事中国画的创作，以后就长期进行教学和创作工作。在他身上，总是主动地肩负着一个庄严的使命，这就是为艺术，为自己民族文化的继往开来。近三十多年，他愉快地工作过，虽然上面也说过，在刮逆风那个年头，他同样在雨雪中。

陈毅写的那首著名的松树诗，象征着我们民族的性格，同时也使我自然而然地想到叶浅予。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三、善 舞

舞蹈是通过人体的动作姿态表达人类在各种生活中的